



品读经典  
支英琦专栏

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

脱去尘浊见高逸

遥想当时,泛舟湖上的董其昌,应该触景生情,体味到倪瓒离家索居的凄苦心境。

看懂其昌的《高逸图》,总抹不去元人倪瓒的影子。一样的“一河两岸”式构图,一样枯淡萧索的景象。远处的山,巨石嶙峋,迤邐远去。苍郁简淡的笔墨,传达出萧散淡远的意境。

不一样的,倪瓒的画是枯寂的,有的画,甚至连一个茅亭都没有。而董其昌的画中始终是有生机的,是有人烟的。

你看,中段的湖滨浅坡上,杂树掩映的一组茅舍,依稀带来一丝暖意。淡墨擦出的一线浅滩,似乎可以看到深深浅浅的脚印。近岸,坡地上几株古树,盘曲虬结,古拙苍郁,伸展向浩渺的河面,清寂萧索的画面上,顿时透出了许多生机。

整幅画,枯笔侧锋、取折带皴法,显然是仿倪瓒笔意。

本幅上方,有自题诗一首:“烟岚屈曲槛交加,新作茆堂窄亦佳。手种松杉皆老大,经年不踏县门街。高逸图赠蒋道枢丈,丁巳三月,董其昌。”又题云:“道枢松松一斛与余同泛荆溪,舟中写此纪兴,玄宰又题”。由此看,这段时间,正是其子与乡民冲突导致家宅被焚,董其昌避祸他乡与友游历荆溪的即兴之作。

遥想当时,泛舟湖上的董其昌,应该触景生情,体味到倪瓒离家索居的凄苦心境。然而,官至礼部尚书、地位显赫的董其昌,采用典型的倪氏笔墨风格画成此作,并非一时兴起,而是源于他对倪瓒的推崇和对文人士气的追求。在他生活的晚明,一味因循守旧的“吴门画派”积弊日深,为矫正“吴门画派”

末流之弊,他重倡文人画,强调摹古,注重笔墨的艺术理想。董其昌在他的著名理论著作《画禅室随笔》中说道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胸中脱去尘浊,自然丘壑内营。”

他的“读万卷书”,其实是读“万幅画”。董其昌是在融汇古人的笔墨,写自己的绘画情境。

就如《高逸图》中,画幅近景中的树木,并非云林式的“逸笔草草”,“聊写胸中逸气”,而是用心勾画,既连通了远景,使大片空白的湖面丰富起来,又通过树木曲折俯仰的走势以及枝叶的穿插纠结,使冷寂空阔的画面一下子活跃起来。

摹古,决不因袭。与其岸边枯坐怀古,何如躬身种自己的树。



浮山随笔  
徐宏力专栏



徐宏力,博士,教授,青岛大学副校长,青岛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,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,从事美学与国学研究。

伴写人生

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记载了叔孙豹的“三不朽”: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其次有立言。”操守、业绩与著述彪炳史册,被胡适先生概括为“三W”(worth work words)。其中立言传世最辉煌。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好文章都深藏着大智慧,即便言不尽意,也是可以生发开去的元智慧。欧阳修晚年用思甚苦,努力润色早期文章,妻子问,为何如此刻意?还怕先生责备吗?他说,不怕先生怪,却怕后生笑。

我只想写文章写给自己,至于后生的褒贬,以前在意,现在无所谓了。首先要自鸣得意,连自己都不满意,别人肯定不喜欢。况且读者的心仪所属要看缘分,读图时代的文字机缘在减少。表达自己是必然的,有人欣赏是偶然的,碰到共鸣者算偏得。不论地位多高、学问多大的人评头品足,我都不置可否,我行我素。因为有独自的思考,并按照这思考行事,外在的忙乱才不能影响内在的从容。

符号学家认为,我们身处“话语讲述”而非“讲述话语”时代,是“话在说人”,不是“人在说话”,语言既表达生活,也制造生活。媒体赞叹:超女多好哇!姑娘们便照着流行话语打扮自己,即使爹娘看不

惯,也白生气。我不想被“话”所说、所限、所控,充满自说自话的冲动,乐得寻找本人意义,有些自恋。编辑看不顺眼、读者不待见的地方,或许恰好有点儿价值,没有通版作文痕迹。有时一字之差就会斩断文脉。只要并非故意与人不同,自然流淌的语言肯定来自清纯的思想泉眼,接地气的文字不是硬挤出来的东西,安下心神,可以读通,因为内里已经写通。

我教书多年,没学会交流,不是个好教师,但自诩为合格的思考者。罗丹的雕塑《思想者》太经典了,我只能算思考者。人生的正面是世事,背面是事理,正面有假象,背面才真实。对人生背面的高雅倾诉,追逐率真真理趣,光有体验不深刻,光有理性不生动,体验理性所形成的个人思想,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述出口,平复多余的感慨,获得真知的沉静。如果能超越孤独时空,引起周边同感,自悟就有了点哲学味道。瞬间永恒,一粒万方,基础是天地玄黄大势。

黑格尔认为,世界是“存在着的无”,语言使存在变为现实,建成意义天地。边走边想,伴写人生,灵光一闪,稍纵即逝,拾起生活碎片,将其结构化,打造价值精品,语言推

接地气的文字不是硬挤出来的东西,安下心神,可以读通,因为内里已经写通。

敲就是意义反当,让错误的正确了,让正确的透彻了,真善美被固化在文字里,离世事远些,离事理近些,等于精彩地再活一遍。写作把客观世界变成主体生活,不断调整人生坐标,重整活法,总结感悟,化解困惑,捕捉高峰体验,维护审美常态,寻找生活本质,提高生命质量,精化与完善自我,实现自由的全面发展。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方式,也是终极追求。

小说就是拿出件小事儿说说;诗歌就是找段没旋律的小曲唱唱;戏剧就是作秀(show),把假的演得跟真事儿似的;散文就是散了架子的文章,据说文散而神不散,可文都散了,神还不散?那只能说明文已离骨,没什么用处。在散文中,我最喜欢随笔,随笔就是随便写几笔,文散神也可散,头一句,脚一句,没人怪你,散淡下来便不用刻意于体裁,会有不期而至的灵性。写作是自由的象征,是严肃游戏。

世文四态:用简单的话说简单的道理,多余;用复杂的话说简单的道理,做作;用复杂的话说复杂的道理,纠结;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道理,精炼。“丰而不余一言,约而不失一词”是最高追求。欧阳修倡导“平澹典要”。袁枚主张“用意要精深,下

语要平淡”。苏轼认为“能于浅处见才,方是文章高手”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推崇“电报体”,他在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”时,喜欢将文字“乱毛”修剪干净,美文被其比作冰山,八分之一在水上,八分之七在水下,不写什么比写什么更重要。名篇《醉翁亭记》开头原来有很多文字,后来只留了一句“环滁皆山也”。金克木先生曾说,他年轻时怕写不长,年纪大了怕写不短。我有同感。不是写不动了,而是对废话敏感了。

“经之至者道也,所以明道者其词,所以成词者字也。由字以通其词,由词以通其道……”戴震的话触到了写作要害——“炼字”,这是写手内家功,要用文火烧透。现代人对“字”不忠诚,网文尤甚。文章、段落、句子、词汇,最后都微缩在单字里。心结就在于如何透悟字意,找到适合具体语境的“那一个”,让它具有不可替代性,字典里的“字”是共性的,但是放到文章里就活化了。“炼字”需精,正所谓百炼成钢,所以好文章不是写出来的,而是改出来的。反复改,改反复。慢才精到。写作是隐性能力,从别人那里学不到真功夫,主格的我(I)和宾格的我(me)在私下里切磋琢磨,才能摸索到通达门路。

以文为戈  
刘武专栏

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点化猴子

前几年去巴基斯坦,爬上了首都伊斯兰堡北部的马尔加拉山。这座山并不高,景色也算一般,但能够一览伊斯兰堡全貌。上山途中,我们巧遇了几只猴子,不知是不是看到我们是外国人,这些猴子并不来调皮捣蛋,而是远远蹲在路边,与我们对视。等到我们拿出食物丢给它们,猴们才慢慢过来,但也不会主动爬到游客身上。

北京近郊的香山、八大处等山上,大概是看不到散养的猴子了,想看的话只能到动物园去。倒是峨眉山的猴子,一直非常自由散漫,甚至多被游人惯出了毛病。去过那里的人都知道,猴们会主动向游客讨要食物,有时还会爬到游人身上,翻看包包或撕扯衣物。

不久前,网上疯传着延参法师在峨眉山布道时被猴子戏弄的视频,让人忍俊不禁。视频中,那只大胆的猴子趁法师正儿八经讲解之际,不停地撕扯法师的衣服,甚至爬到法师身上,骑到他肩膀上,不停地捣乱,弄得延参法师手足无

措,只好自嘲并点化猴子说:“上一回电视多不容易啊,还来搅我的局,你认错人了,我不是唐僧,自从大唐取经,你不是唐僧花果山了吗,你想你师父,可以去大唐啊……”

看到延参法师对猴子的点化,忽然想起一个故事。神对一只在猴王争霸中被打败的猴子说:“可怜的猴子,看你败得这样惨,我决定将你点化成人,让你获得自信和尊严。”猴子非常感激。神问:“蜕变成人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?”猴子眼露凶光说:“拿一杆枪打死现在的猴王,夺回王位,所有母猴都归我。”神听后哑然失笑。

这故事颇有意蕴,让人回味。上海申花俱乐部投资人、第九城市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朱骏听过这则故事之后感慨地说:“思维定势决定了人性的悲哀,有些人你可以给他更高级的身体、更高级的职位、很多很多财富,却给不了他更高级的思想。”

感觉世上不少人就像那只被神点化的猴子,虽然长着人的躯干,却满脑子充满猴的想法。

闲时看看微博或网评,便经常生出这种感慨,感觉世上不少人就像那只被神点化的猴子,虽然长着人的躯干,却满脑子充满猴的想法。如此这般,倒不如回到猴的时代,好好做只猴子,即使在猴王争霸战中被打得满地找牙,也只有自认能力有限,无法凌驾于众猴之上。

如今中国社会正走在健全法制、民主的道路上,但遗憾的是,不少人的思想或潜意识还停留在特权、暴力的惯性思维中,甚至某些公知也是如此,网络中没有限度的暴力语言,不问情由的谩骂、习惯性的傲慢无礼以及令人哑舌的公开约架,就是这种思想意识的反映。

茅于軾先生在微博中曾说:“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,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,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。比尔·盖茨交完税还有好几百亿美元,是中国普通农民财产的1亿倍吧,却让农民给比尔·盖茨倒

杯咖啡,盖茨也得说声谢谢,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,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。”

这就是说,如果人们真心想追求公平、民主,那么除了建立相关的机制外,也要在自我内心树立公平、民主的意识,不能因为自己有钱了、有权了,就觉得可以自己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,不尊重他人的想法,不尊重他人的人格。

按照达尔文的说法,人类是由猴子进化而来,这种学说尽管遭到不少质疑,但从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过程来看,似乎从猴到人并不可疑,也就是说,人类并没有天生一个公平、民主的大脑。“清末怪杰”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进课堂,学生们哄笑不已,辜鸿铭却说:“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,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。”闻听此言,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。如今,难免有些人屁股上也有一根无形的猴子尾巴。